#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



在北方,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,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,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。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,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,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。

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。在那里,生活因寂静、单纯而显得格外有韵致。

八月,我回到北方。每天早晨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,打开窗,看青山,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。吃过早饭,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,或者看书。累了的时候,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,养养神。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,我在故乡很少失眠。

每日黄昏,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。我怕狗,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,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,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。妈妈知道我怕狗,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。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,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、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、紫莹莹的茄子、油绿的芹菜、细嫩的西葫芦、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,全都到了成熟期,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,主角呢,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,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。这样的晚餐,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?吃过晚饭,天快黑了,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。

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,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。

我去香港两次,但唯有这次时间最长,整整一个月。在香港,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。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,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、杜鹃开得多么鲜艳,树多么绿。但时间久了,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,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,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、陈旧!我想念雪花,想念寒冷了。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,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,我说我可怜这里的"绿",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,想念寒冷。他们一定在想: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?而他们又怎能知道,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!

十一月上旬,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,会后返回哈尔滨。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,兴奋极了。我下楼,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。能够回到冬天,回到寒冷中,真好。 **迟子建**

## 干点错事

我年轻的时候犯过很多错误,现在想想,很多错都不能全怪我。

人犯错的欲望似乎比干正事的欲望还要强,往往是有意无意间就把错事干下了,而正经事正儿八经去干也未必干成。

有一年春天,我牵一头牛从村东边出去,我大声吆喝着牲口,穿过村中间那条马路。我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村里人,我要出门了。我在牛背上搭了两条麻袋,满脸喜气地赶着牛,想让村里人觉得我很快就会驮两麻袋金子回来。这样村里人就会惦念着我,等待着我。事实上那年春天我是去村东边一个叫沙门子的村庄讨麦种子。我隐约记得上辈人说过,沙门子有一门本姓亲戚,一直都没想起名字。这当口儿突然就记起来了,叫刘扁。啥辈分还弄不清楚。到时候试着叫吧,先从顶大的太爷叫起,反正去求人,矮半截子。做小好说话嘛。

谁叫我不算计着过日子呢。上一年我本来收成不错,粗细粮打了十几麻袋,照往年的习惯,先留够种子,剩下的才是口粮。种子是死活不能吃的。仅因多打了点粮食,我就狂了。错误地认为粮食是吃不完的。吃剩的做种子也足够了。没料到吃着吃着口袋就见底了。到了春天没种子的滋味,你是体会不到的。干了错事的人,总想通过另一件错事补回损失。这样下去,只会错上加错,一次次把错垛得跟草垛似的高。直到有一天,这些错突然全变成了对,这个人便大丰收了。我干的错事多半都是这种结果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

几个月后,村里人看见我两手空空从村西边回来,满脸尘垢,一身破衣。"这家伙把牛卖了。""往后他只有使唤自己了。"我听见村里人议论我,一下子来了精神。我干了件天大的错事:把牛丢了。可村里人却都认为我把牛卖了。你看,活在这个村庄多有意思,人人都犯错误。而且全村人为我犯同一个错误。他们认定我把牛卖了,必然相信我的腰里揣满了钱,就会把我当成富人,很放心地给我借东西、借钱。这个错误让我暗自高兴。直到现在还时常得意地想起它。若真能将错就错地过一辈子,也是不错的一生呢。 **刘亮程**

# 葡萄美酒夜光杯

一千二百年前,葡萄刚刚传入中国时,它鲜亮如珠的果实及其甘甜美酒,曾使唐人欣喜若狂。一时女人们梳妆用的铜镜上,也出现了美丽的葡萄图案;而王翰《凉州词》中那千古名句"葡萄美酒夜光杯",更是对葡萄酒的激情赞美。

在卡伦堡山脚下,维也纳森林边缘,一条弯曲幽静的小路两边,一家家小酒店,看似山间别墅,门前却挂着式样古老的酒店招牌。倘若这些酒店门首悬挂起青翠的松枝,当年的新酒就拿出来卖了。这便是奥地利人人喜爱的"当年酒家"。

新果新酿,鲜美芬芳,很像西湖的龙井村,新茶新采,沏了便喝,带着茶田里的清香。家家酒店各有酿造绝招,味道又是千差万别。

这之中,最著名的要数"歌灵精酒店"。相传它曾是一座修道院,但已无迹可寻。因为歌灵精酒店本身已有三百年历史了。它气息十分古老,格局又很有趣。

进门小小的院落,布置成一个微型的古代造酒业博物馆。一间地下室展出一架历经数百年的榨酒机和各种造酒器具,院内摆着的大橡木酒桶,都是那些过往不复的岁月的遗物;几个大橱窗陈列着上千种开酒瓶的"起子",样子千奇百怪,显示了不同时代的风韵,颇令人玩味。这一来,便把人们带入悠远深厚的酒文化中去。

穿过食品间,后院是个依山开辟的葡萄园。饮酒的桌椅就设在园中,酿酒用的葡萄也是在这园中摘采的。四周串串绿珠,化为杯中琼汁,这感觉美妙之极。酒都是大杯斟满的,可以干喝,也可以买些炸鸡烤肉、煎肠腌蒜,边吃边喝,地道的农家风味。只要开口饮,便有琴手到身边来演奏。 **冯骥才**

M 名诗荟萃

## 我从来没有放过羊群

**佩索阿**

我从来没有放过羊群
可好像我曾放牧过
我的灵魂像牧羊人
它懂得风,懂得太阳
和四季一起手拉手行走
看着一切流逝
没有人的自然全部的宁静
走过来坐在我身旁
可我悲伤得像一场落日
可我的悲伤又是一种安慰
因为它自然且正确
像挂在羊身上的铃铛
从道路的转弯处传来
我的思想就安适了
我唯一的遗憾
是我知道他们很安适
因为如果我不知道
他们就不会悲伤而安适
而只会快乐而安适

(本版文章均为节选)

主管主办: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社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 邮编:150010 2026全年订价:228元 月订价:19元 零售价:0.70元